



名家成都过年二三事

□朱晓剑

叶圣陶的苏派年

最近一直在研读叶圣陶先生的抗战日记。那时候，圣陶先生携家眷寓居成都。虽在成都生活多年，但在年节时，叶家依然是“苏派年味”。且看一九四三年叶圣陶家的新年是如何过的。“傍晚，杀鸡敬神，盖时近阴历岁暮，循往年常例也。合有鱼，但鱼甚贵，购买亦不便，未之用。”（一月十八日）“上午佐墨裹馍馍，亦年景也。站立工作，腰臂俱酸。”（一月二十九日）“今年阴历年景殊萧条，殆以物价太贵之故。”（二月二日）“傍晚祀先。祭毕，全家吃年夜饭，川人谓之‘团年’。二官不在家，桌上多放筷子一双，苏州俗也。”

按照成都过年的惯例，过年到元宵节才结束。我们不妨来看看叶圣陶春节的应酬。大年初一，“天气又转寒，傍晚且起大风。生火饮酒，酒后谈文艺，九时睡。”初二，“天气大寒，闭户生火盆，一家人集居暗室中。”初三日，朋友来，“天适放晴，遂在

场上日光中饮酒，甚畅通。”初四日，“今日携墨入城，至雪舟家，算是回答拜年。到即食点心，依绍兴风俗，进点须饮酒。继之午餐，复饮。食毕，打牌四圈，余小负。”冯月樵来，“邀我们后日到彼处吃春酒”，叶“留之饮两杯，然后去”。叶圣陶在日记中感叹：“一天工夫，无非吃喝，即付消磨矣。”二月十日，“四时，至月樵店中。客迟迟不至，六时始集，凡四席。酒系四年陈，甚好。八时席尚未散，我们先辞出，从新西门坐车，戴月而归。”“小墨买一鲤归来，重斤许，值四十元。我家久不吃鱼矣，傍晚煮以佐酒。”（二月十三日）

“午刻与墨入城，应李与初之招，吃春酒。帖子写一时，而客至四时始集。听人谈话，闲观其庭中之梅花，暖日当窗，亦复舒适。”这一顿饭吃了两小时。（二月十九日）至此，春节就过完了。

抗战时的文化人如此过年，一般老百姓可想而知的吧。

艾芜过年

1985年的春节，作家艾芜在除夕的日记里写道：“大家又高兴又忙碌”。早上，他从四川省文联宿舍里出来，到五世同堂街自由市场买小菜豆腐，过年兴吃青绿的嫩菜，豌豆尖涨了价，要两角一斤。午饭后，到新南门买“颗颗酥”花生两包（一斤两包），去钱一元九角，生意好，买的人拥挤。大年三十晚上的团年饭是按照湖南的规矩办的，这也是艾芜家的旧风俗。而四川人的团年饭则大都定在十二月二十四、二十六、二十八。

而在腊月二十九，艾芜上午和周克芹、孙静轩参加一个团拜会，只有清茶一杯，观看演

出。艾芜对此举评价说“倒节约得好”。当时是改革开放之初，这样的风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至于当时作家之间的往来，也很有意思。有人送给艾芜点心、水果罐头，甚至还送了特曲酒。“他们一定要送，只好收下。”

春节这一天，成都的街市很热闹。艾芜下午到街上走走，到东大桥椒子街自由市场，乡下人卖菜的相当多。“我买豌豆尖一斤，去钱一角二分，已比昨天便宜多了。”豌豆尖是成都春节前后出现的青菜，鲜、嫩，是春节必备的佳品，我读成都时人日记，时常见此记录，可见豌豆尖在春节是何等的重要。

年来了

□傅全章

传说，年是一个怪物，它进了村子要伤害人。后来，人们得知年这个怪物怕红、怕火、怕声。于是人们就在门上贴上红纸对联、敲锣打鼓、燃放鞭炮，让年不敢来。

可我们小孩子却总是盼着年快点来，总是问爸爸妈妈：“我家好久过年？”扳着指头算呀算，时间过得太慢了，总是盼不到过年的时间到来。

年，总是会来的。儿时乡下的年记忆犹新！

年来了！年是那家家户户门上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等内容的红红的对联，以及墙壁上、猪栏、鸡圈上写有“人丁兴旺”“六畜兴旺”“鸡鸭成群”的红纸条；即使是简陋陈旧的茅屋也辉映着节日的光芒！

年来了！年是“嗡嗡”的在空中飘荡悠远的响簧声和儿童的嘻笑声，是挣红脖子才吹得出声响的“呜呜”的竹号声声！

年来了！年是晚上农人“烧田”的“美景”：点燃一个草把，放在这块田里；举着点燃的又一个草把，奔跑着去放在另一块田里……这寓意烧死虫子、企盼来年丰收的固定的火、流动的火，这里的火，那里的火，像空中的星星落到了人间！

年来了！年是这里“噼噼啪啪”、那里“噼噼啪啪”、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是五彩斑斓升上天空的忽明忽灭的火炮、火花，让尚还有一些料峭的夜晚显得那样祥和温馨！

年来了！年是酒杯中映现出的爷爷、父亲一年辛劳丰收后的笑脸盈盈！

年来了！年是小儿穿上妈妈大年三十晚上还在赶制的新衣、新鞋；大年初一各家孩子要“赛宝”：个个孩子一身新！谁家妈妈的手儿巧，做的衣合身，做的鞋匀称，一眼就能看得清！

年来了！年是老老少少、成群结队去看社戏，去观狮灯；来回路上的嘻笑逗趣，抚慰了长辈们辛劳的心灵，激活了孩儿们来年更加努力学习的热情……

城市化的进程让我们进城了。

年来了！社区办公地点的门口围满了人，红红的春联摆了一桌一地，义务书写春联的人挥毫泼墨，书写抗疫胜利的喜悦和抒发展望新年的豪情！一个个领了对联的人带着笑脸、带着对联走回家去！

年来了！小区坝子里张灯结彩，小区组织的才艺展演热热闹闹，歌声不断，笑声不断！啊，原来天天见面的他歌声这么嘹亮！天天见面的她舞姿这么优美！同一个单元居住多年都很难互相说话的人今天却亲热地交谈着、祝福着！原来好陌生，如今好亲近！这样的活动多搞点才好呵！

……

年来了还会走，年走了还会来！

年年都有新面貌，人人脸上放光彩！

家园版征稿

记录生活点滴，共建美好家园。华西社区报新开辟家园版，关注社区家园文化建设，聊家长里短，读人文历史，讲街巷故事（拒绝抄袭和杜撰）。欢迎赐稿！文字投稿邮箱390511725@qq.com，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，以奉稿酬。

年味浓，亲人逢

□宋扬

当早春的气息涌动，当卷心菜包裹的冰块悄悄变薄，当河面上封冻的冰皮慢慢抽出丝丝热气，大年三十就到了。

我站在村庄路口等从山那边过来的江水哥。江水哥是母亲的干儿子，他可算得上一个大人物——他是相邻三个村中的第一个大学生。他家在山那头的高峰村，到镇高中得走两个小时。我家隔镇上近。读高中时，江水哥就借住在我家。

每天，江水哥都熬夜，看书做题。父亲觉得昏黄的电灯光伤眼睛，他找来一些白纸，把灯泡一糊，光线便柔和起来。后来，江水哥考上了大学。我家就是江水哥的第二个家，大家

三十的中午，放寒假回来的他是一定会赶来吃团年饭的。

江水哥来了，提着一瓶从他读大学的城市带回来的白酒和几十个土鸡蛋。放下东西，江水哥带我去镇上买爆竹。江水哥摸出10大钞让我在爆竹摊上随便挑，我毫不客气地选了“魔术弹”、“地牛儿”和“钻天猴”。

从镇上回来，江水哥又塞给我那对米筒情有独钟的妹妹5块钱。到中午时，她吃不下饭——她和她的小伙伴们已经把整整50根米筒塞进了肚子。

母亲扬起巴掌骂我们：“你们以为江水哥有很多钱哇？还不是从伙食费里抠出来的，就这

样被你们两个不懂事的崽子糟蹋了……”。江水哥忙把我和妹妹护在身后，母亲的巴掌滞在空中，她流泪了……

年饭快做好时，父亲让我去请三爷爷。三爷爷是我爷爷的亲弟弟。我的爷爷早已不在人世，父亲把三爷爷当亲爹。我站在家门口的高坡上朝着三百米外的三爷爷家扯起喉咙喊：“三爷爷……来吃饭喽……”。三爷爷听不见，他耳背。父亲知道我懒，不想跑路，他眼睛一瞪，我赶紧往三爷爷家跑。三爷爷60岁还不到，一入冬，便终日戴一顶把“耳朵”放下来的“雷锋帽”，这让他看起来像一个老头。他的几个儿媳妇对他都不好，

她们常常因为赡养他的问题吵得面红耳赤。我家团年是一定要请上他的，父亲说：“你三爷爷命苦……”。

隔壁的么奶奶也是一定要请的。么奶奶和我家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她带过我。大集体劳动时，父母的时间根本不够，我便被托付给么奶奶。么奶奶一来，就在灶头忙着和母亲一起做

饭。冬日暖阳柔柔地照软了村庄，炖鱼、腊肉的香味氤氲了整个灶房。江水哥在出一些有趣的问题考我和妹妹；父亲和三爷爷欢快地谈论着开春后的农事；么奶奶和母亲在拾掇锅里的饭菜。我们都在等待一顿热热的年饭……